

麦新与《大刀进行曲》

■高洪波

激荡灵魂的声音 经典抗战歌曲回眸

麦新，是我童年记忆中印象特别深刻鲜明的一个名字。他是牺牲在我的故乡科尔沁草原的著名烈士，他的事迹不时在父辈们的言谈话语中被提及。麦新的另一个身份是《大刀进行曲》的词曲作者，是一名从延安鲁艺走出来的江苏籍艺术家，牺牲时是我的故乡内蒙古开鲁县的县委组织部宣传部长。

由于麦新的牺牲，当年我的家乡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公社——麦新公社。这个公社离县城将近50公里。对于少年时期的我而言，那是非常遥远的距离，所以我从来没有去祭奠过麦新烈士。当年，故乡这块土地浸染过很多革命烈士的鲜血。他们的名字变成了很多地名，比如明仁公社就是以吕明仁烈士命名的。可能那个时候，根据地政权对烈士最郑重的纪念，就是把他的名字命名为地名吧。

小时候，我在父辈的讲述中，感觉麦新就是个个子不高的南方人，骑术不算很好，但无比英勇；在土匪袭击的时候，他让两个警卫员兼通信员骑马逃走，自己留下来掩护，最后壮烈牺牲。这是我对麦新最早的印象。

再后来，我长大后进入文学界，无意中看到浙江著名作家陈学昭的一篇文章。她记录了麦新和她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麦新身材高大，跟她告别后飞身纵马而去，留给陈学昭一个远去的背影。就在分别一天之后，陈学昭听到了麦新牺牲的消息，所以有了这段描述。

陈学昭是来自延安的老作家，她的文章使我对麦新的身高产生了疑惑。直到1997年10月间，我当时在《诗刊》兼任主编，带一批诗人到贵州采风。我邀请了贺敬之夫妇。贺敬之的妻子是

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柯岩。在那几天里，我才终于弄明白了麦新的身高。贺敬之和麦新很熟悉，他们是延安鲁艺的同学。“麦新的个子究竟有多高？”当我用陈学昭对麦新的描述向贺敬之提出疑问时，他说：“他的个子和差不多。”贺敬之属于中等身高。

柯岩看出我的疑惑，微笑着补充了一句：“陈学昭为什么这样描写骑马而去的麦新呢？是因为陈学昭的个子是一米五几。”

哦，这一点拨让我顿时恍然大悟：不同身高的人打量同一个对象，视觉差是不同的。我非常感谢这次贵州之行，使我通过贺敬之的口述，了解到一个更加真实的麦新。

我曾经有10年的军旅生活经历。在上世纪70年代初，解放军盛行的歌曲中，就有那首《大刀进行曲》。每当我在军营唱起这首歌时，总会想起在故乡草原上长眠的麦新烈士。后来，在80年代，我写过一首小诗。那是我带着小女儿回故乡后得到的生命体验。诗的名字叫《致麦新烈士》，副题“你，长眠在我故乡的土地上”，有几句我是这样写的：

我是在一首歌中认识你的/你把自己

的名字/镌刻在一把大刀上/这大刀很沉重，很明亮/插在中国的历史里/插成一座刀碑……马蹄踏过的地方/你的血掺着你的歌/开出蓝色的马莲花/星星点点/染遍了绿色草原……我看你站在连队里/挥着青春的手臂/指挥着千百条喉咙/纵情高唱/从此我坚信/只要冲锋号吹响/你就会一跃而起/向每个来犯的鬼子头上/劈一道闪亮的刀光

《致麦新烈士》这首诗写完之后，我觉得心中沉重的情感有所释怀，但同时我还有一种遗憾——麦新烈士安葬在我故乡的土地上，可是我却从来没有去祭奠过他。此后，我还有几次回到故乡，都想实现这个愿望，却总是来去匆匆未能兑现。

2015年的7月，我回到故乡陪伴母亲。在7月25日这天一早，我和当时的通辽市文联主席杨文环同志开车到开鲁。到那后的第一件事，是找诗人、作家方纲。方纲真名鞠湘清，是麦新的研究专家，对于麦新有过大量的相关采访、手记，还以麦新为原型创作过长诗。那时他已73岁了，仍欣然同意当向导，带我们去祭奠麦新。

但我万万没有想到，50公里的行程

坎坷颇多，不断遇到断开的路面，使我们拜谒麦新遇到非常大的困难，连熟悉地形的方纲都无可奈何。我们绕过了好几条乡间小道，才终于来到位于麦新镇的烈士陵园。

这是2014年新建的广场，有高大的纪念碑与麦新的铜像，还有正式的墓地。我才发现这个墓地里一共有12位烈士，麦新墓是在最后面的一座钢盔状陵墓。我们献花、鞠躬、默哀。这一刻我发现麦新烈士并不孤单，他有十几个战友陪伴着。

方纲告诉我，麦新是1947年6月6日牺牲的。当时，他被土匪袭击，身中4枪，两个小通信员在他的掩护下骑马冲出了包围圈，其中一个就是后来我们县的县长王振江。这批土匪原本想伏击的并不是麦新，而是我们一支大车队，没想到麦新和他的通信员马快，先进入了伏击圈。冒失的土匪还以为是大车队来了，就开了火。事实上，麦新是用他的生命掩护了后面赶到的物资运输车。

方纲还神色凝重地说，麦新牺牲时，手里还紧紧地握着他的那支手枪。土匪为了夺走手枪，把他的手都掰断了——这断了的手，曾经为我们民族谱写过不朽的、昂扬的《大刀进行曲》！

告别麦新烈士时，天空万里无云，蓝得像蓝哈达一样美丽。走出陵园，是一望无际的碧绿的玉米地。玉米叶子肥硕，玉米秆高大，我们在这青纱帐中告别了麦新烈士。我心里感到一种久远的释然——我终于来到麦新烈士的墓前，向他献花，向他鞠躬，向他献上一个个后来者的真诚致敬！

岁月长歌

血战到底

■程文胜

有一个词，能融化寒冰
沸腾血泪，在生死界碑炸响——全民抗战
这是山河破碎的悲壮怒吼
乌云密布里滚动的惊雷

松花江呜咽，草木垂泪
将军的胃塞满
树皮、棉絮和寒夜
不屈的头颅高举民族的山岳
年轻母亲
以血泪写下诀别的家书
红枪白马如闪电撕开密集风雪
抗联将士
一根根行走的顶梁支柱
如白桦林，撑起泣血的天宇

当卢沟桥上被炮火炙烤的石狮
终于引爆沉默的引信
抗日烽火燃遍神州
火如怒涛，吞没命运枷锁
平型关隘，刺刀第一次挑落
日寇军旗上那嗜血的毒日
娘子关前，杀声如决堤之水
一簇冲锋敌人的“囚笼”
地火奔突！百团大战势如奔雷
破裂的烈焰，照亮整个中国

在大行山上，在江南淮北
青纱帐涌起翠绿的浓雾
铁道线延展淬炼的筋络
父老乡亲，挺直腰板
从密林抽出砍柴刀
从坍塌墙脚抄起铁头齿耙
磨刀石的火星，擦亮一身肝胆
游击队的脚步，如战鼓铿锵
少年儿童守卫山寨，目光机警
满山遍野坚韧的根须
死死缠住侵略者的铁蹄

冲锋号角撕破沉沉长夜
全民抗战
隆起道道不屈的山脊
千山万壑，东方破晓
焦土砾间
一朵朵倔强的野花
向着血染的朝阳
怒放！

回接应造成更大伤亡。于是，她们向大部突围的方向高喊：“不要管我们，冲出去，保住枪，抗日到底！”

这是她们生命最后的呐喊。历史听到了，山河记住了。

待鬼子发现破局者不过是几个衣衫褴褛的女兵，恼羞成怒。敌人改变了战术，火力不猛但围逼甚紧，显然是想活捉。

冷云当然知道鬼子的算盘。她把姐妹们集中到身边，先把已经没有子弹的枪支在岩石上砸断，然后，手举猛挥，将最后两颗手榴弹一口气投出。借着硝烟的掩护，8位女兵挽着、挽着，一步步走向汹涌的乌斯浑河。

据河对岸的老乡回忆，在踏入波涛的那一瞬间，她们脚步稍顿，回过头去，曾有片刻回望。大好河山、家乡父老、亲朋爱侣、青春芳华……这一瞬间，尽在眼里，尽涌心头。

4个月后，战友们在几里外河滩的冰雪中找到她们的遗体，遗体上布满弹孔。年龄最小的王惠民挎包里，还有半根没吃完的萝卜。

抗联将领周保中在日记里写道：“乌斯浑河畔牡丹江岸，将来应有烈女标芳。”

乌斯浑河是汉语“汹涌的河流”的意思。久久地肃立在河畔，我知道，眼前汹涌奔腾的，当然不仅仅是河流……

下图：乌斯浑河畔八女投江雕塑。

画外音

这幅画是2009年，鲁迅美术学院晏阳教授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创作的一幅精品力作。晏阳说：“一首《大刀进行曲》，已然是中华儿女内心深处迸发出的抗击外来侵略、誓死捍卫家国的强烈心声。重现这场发生在长城脚下的殊死搏杀，作品在艺术处理上，力求脱离具体环境的限制而代之以象征性的手法，直接将激烈的战斗场景置于城墙下。抗日将士洪流般冲向日军，势如破竹无以阻挡。积雪的喜峰口长城、刀刀上闪动的寒光与刀柄上火焰燃烧般的红绸、勇士们眼睛里喷涌出的怒火与腰间的蓝印花布包袱……所有这些可视的形象交织成一首激越而壮丽的抗战乐章。”

(黄建建整理)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油画)
晏阳作

乌斯浑河永远铭记

■郑蜀炎

走近抗战英雄

“八个抗联好姐妹，宁死不降投江水。女儿如花骨似铁，舍命保咱大东北……”

1938年10月的一个清晨，8位抗联女兵相互搀扶着伤痕累累的身体，穿过弥漫硝烟，踏入乌斯浑河。一条本不出名的河流从此被人们铭记。簇拥着她们的滚滚浪花，凝成永远鲜活的历史画面。

步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乌斯浑河岸边的八女投江纪念馆，一段流传于当地的民歌传来。原本平实的歌词此时听来，竟如穿透历史的惊涛，扑打在心。

是的，“女儿如花”，多好的词啊。虽然她们8人中有7人没能留下照片，眼前的画像只是通过战友乡亲们的记忆临摹的，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她们曾经拥有的，其美其善、其歌朗朗的花样年华。

其容其貌，已消逝在滔滔江水中。“八女投江”惊天泣鬼神的神举，铸成一个民族鲜红如帜的历史记忆，融进一个国家的山河血脉。纪念馆里，有原抗联第4军军长李延禄为她们写下的诗句，当伴江涛慨然高诵：“牡丹江畔英雄女，一片赤心照碧波。辉煌业绩千秋颂，意志忠贞万年歌。”

史蕴诗心。诗可言志。“八个抗联好姐妹”中，23岁的大姐，指导员冷云的名字，便源自古诗。

她原名郑志民，19岁在桦川县女子师范时加入中国共产党，20岁分配到桦川县南门外小学(现冷云小

学)任教。1936年，当地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组织要求她与同校老师、也是地下党员的周维仁(原名吉乃臣)一同撤离，还专门安排她和周维仁演了一出“私奔”戏码，瞒过了日伪特务。

到抗联以后，这个热爱诗歌的姑娘从“冷云归水石”的唐诗中，取“冷云”为化名，在林海雪原间开始了新的战斗。

1938年初，日寇对抗联进行残酷“讨伐”。为打破敌人包围圈，5月中旬，部队开始了艰苦的西征。几十名女同志被编为一编为妇女团，冷云任指导员。历经5个多月的冲荡厮杀，10月下旬的一个夜晚，部队突围到乌斯浑河一带。这里也是日寇的最后一道封锁线。

冷云身边，这时还有另外7位女战士——

20岁的党员班长胡秀芝，名字秀气，却是一员虎胆战将。炸鬼子碉堡，袭敌人辎重……她都是突击队员。

18岁的杨贵珍年龄小，资格却老：16岁参加抗联，17岁入党，18岁当班长。

23岁的朝鲜族女战士安顺福，原先是抗联第4军被服厂厂长，西征时刚调入妇女团负责后勤。

20岁的李凤善也是朝鲜族。她的父亲都是当地抗日救国组织的成员，先后死于日寇残暴的屠杀。为报血海深仇，她义无反顾地投身抗联。

20岁的黄桂清，家乡所在的屯子是抗联的“堡垒村”，她家更是掩护抗联官兵的“堡垒户”。由于奸奸出卖，屯子被日寇残暴地夷为“无人区”，只剩下她被抗联救出。

17岁的郭桂琴是一个相貌俊秀、能歌善舞的姑娘。西征前她悄悄地告诉姐妹们，她刚与一位抗联的分队长相

爱了。

13岁的王惠民是年龄最小的。她的父亲曾是抗联第5军军部军需副官，因常年穿猎人皮袄穿行山林间送取情报，得了个外号“王皮袄”。父亲牺牲后，她正式成为妇女团的战士。但毕竟还是孩子，胆子小，有时山野露宿，她听着野兽叫山风啸，得有姐姐嫂子们抱着才敢睡。

史学有论：“历史，就是人。”就是这8位将生命永远地凝铸在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抗联女战士，告诉了我们，什么才是大写的“人”，什么才是书写历史的人。

就在那个夜晚，进入山林的部队不慎暴露了目标，日伪军千余人偷偷包围而来。女兵们因隐藏在山下河畔的芦苇中，避开了包围圈。

拂晓时分，天显微光。冷云按军人习惯开始观察地形。突然，她发现了正向大部队包抄的鬼子。此时只要不弄出动静，寻机悄悄渡河，自己就安全了，但战友……生死一念间，千钧一发时，女战士们商量了什么、决定了什么，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但我们却知道她们选择了什么——她们8个人分成3个战斗小组，在包围圈外照着敌人就是一顿猛揍。

她们的火力并不猛，但骤响的枪声就是最紧急的警报。大部队抓住战机，借敌人被打蒙的瞬间，在包围圈撕开一个口子，成功突围。

此刻，8位女战士已暴露在敌人火力下，可她们全然不顾自身安危，反而担心同志们返



活跃在战斗前线

■八路军总部炮兵宣传队 桑夫

文艺战士抗战亲历

演出活动只是我们宣传队工作的一部分。深入连队辅导文娱活动也是很重要的任务。我们和战士们一起行军，教他们唱歌，出板报，有时还要去做扩军工作，并完成征集军粮等勤务任务。部队有时分散去担任战斗任务，宣传队都派人随队前去参加战斗。我们对敌喊话，抢救伤员，运送炮弹，分配什么干什么，始终活跃在战斗的前线。

为了征集军粮军草，我们常常披星戴月，翻山越岭，陪着送粮的老乡赶着毛驴长途跋涉。碰上爱说唱的老乡，还会给你唱上几段山西梆子，碰上年青的

学术支持：褚银
版式设计：方汉、杨磊、贾国梁